



茅庐血恋

[法]列昂·克拉泰尔 著
沈大力 董纯 译

Isbs.v
67

24860



[法]列昂·克拉泰尔 著

茅庐血恋

沈大力 董纯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Léon Cladel
N'a-qu'un-œil

É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78

茅庐血恋

〔法〕列昂·克拉泰尔 著

沈大力 董纯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插页 142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168-6 / I·845 定价：4.55元

作者简介

列昂·克拉泰尔1835年生在法国南方古城蒙托邦，早年放弃法律专业，到巴黎勤奋笔耕，陆续发表《农民》、《赤脚汉》等多部“乡土文学”作品，被视为“真正的大众小说创始人”。

克氏深受库尔贝激进民主思想影响，宣称“一切为了人民，取决于人民”，其作品大都描写乡野贫穷者的生活，形成一种地方色彩浓郁的“自然牧歌”，引起下层贱民的共鸣，故波德莱尔称他的艺术是：“细腻而粗犷，湍急而狂放”。

从1872年起，他动笔写长篇小说《伊纳赫依》，到1887年完稿，历时十五载。该书在作者辞世四十年后出版，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多芒热称之为“1789年至1871年历次革命的真正史诗”。

《茅庐血恋》发表于1882年，篇首有题辞：“献给平民”。在这部小说中，克氏以浪漫无羁的气度和用雕刀在铜板上刻画的功效重现了法国大革命惊心动魄的场景：“向古堡宣战！给茅屋以和平！”

克拉泰尔于1892年7月23日去逝，埋葬在巴黎拉舍兹神甫公墓。当代大雕刻家布赫岱尔为他塑了一座雕像，供后人瞻仰。

整天啃色诺芬^①、贺拉斯、维吉尔、荷马，还有那些希腊文、拉丁文经典，真把我累坏了。终于熬到了复活节，就想痛痛快快地过几天假日。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四月初，巴黎民众英气勃发，一举推翻了基佐^②，使法兰西摆脱了这只满口教条，以势吓人的鸵鸟。可是到了第二帝国，一位在如今的伪共和国身居高位的护民官，竟然在索邦大学慷慨陈词，当众将基氏捧为“雄狮”，似乎他谈的是雷公米拉波^③，或长发丹东；后者可谓“公众论坛的莎士比亚”，曾将一个国君的人头抛向诸王，以示挑战。这一切，都留在我这个刚进中学的少年心里，永生难忘。正是那天，我头一次穿上了当时国立中学统一规定的校服。在此之前，“整个王土上”的学生都长期身着一一种钉金色纽扣的天蓝燕尾服。

“你记得吗？”父亲在近正午时分问我，语气比平常温和，“孩子，你记得去年圣埃鲁瓦节在咱家吃晚饭的那位公民吗？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有胆量哩！”

“当然记得喽！”

“那好，他今天在塔尔纳河边的恶妇村等我们去做客。要是你愿意，咱俩可以在他家一直呆到晚上，甚至过上一夜。那儿，河岸上有一所漂亮的农舍，千年古树，绿油油的

① 色诺芬：纪元前雅典哲学家。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七月王朝”时任总理，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被迫去职。

③ 米拉波：(1749—1794)法国大革命中的演说家。

草地，真可让你一饱眼福……”

“爸爸，我跟你去。咱们已经吃了午饭，走吧！噢！我求求你，赶紧走吧！”

“等一会儿！得让你妈同意才行。这个家谁得不听主妇的话！快去求她发发善心，我先把马车套好。”

母亲很快就准许我出游，甚至在外过夜了。我确也费了一番周折。为了让她松口，我象大多数孩子一样，故意撒娇，动用了泪腺。在一切国度，不论什么地方，所有的顽童都知道，这种方法对母亲是最灵的。

“同意了，妈说行！”我从楼上窗口向父亲喊道。他已经把双人马车拉到了家门口，说：“那么，就上路吧！你这个调皮鬼，别磨蹭了，快上车！”

不一会儿，那辆制作简陋，已经破旧了的马车就在通往蒙托邦的石子路上颠簸，缺油的双轮咯吱咯吱不断作响。拉车的枣红马又瘦又高，奔跑起来十分活跃，一听到鞭子的响声，就象从前受军号鼓舞般抖擞起了精神。它曾是一匹战马，在龙骑兵部队里服过役，不愧为唐·吉诃德的驰名坐骑罗西南特之后。瞧佐证！它瘦削的臀部两侧各留有一个烙印，上面印着一个有悬垂饰鬃的阿提喀盔，立在一对榴弹之间，由两把交叉的罗马宝剑支撑于一堆垒成角锥形的炮弹尖顶。

“嘿！这匹马真神气！”

“可不是嘛！”

“真没想到，它跑得这么轻快，又蹦又叫，象一匹骑兵

上校的安达卢西亚马。”

“自命不凡，神气活现！”父亲开玩笑地说，“一从戎，马就跟人一样了……可不能想当然，以为马没人那么精……吁！吁！”

父亲性格粗犷爽朗，说着挥手扬鞭，那匹战马就象穿过夹道助威的见习鼓手一般，雄纠纠地在离市郊兵营不远的西南大道上飞奔起来。

“照这样再跑一阵儿，咱们很快就到恶妇村了。”

“还得爬妖女山的陡坡。那该死的地段总象没个尽头似的。”

“是呀！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上了坡，路就好走了。剩下的八里地，平坦如镜，两旁都是树林，泉水叮咚，鸟儿追来逐去，唱个不停……”

“嘿嘿，你说话象背书似的！都是学校里教的吧？”

我脸一红，没敢回答，心想：这一套到哪儿都学不到。至今，我也没改变看法。对大自然热爱与否，乃是一种天生内在的感情。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从古典作品中汲取了灵感。说心里话，其中也有点儿浪漫的共鸣。噢！在南方的工匠，或者农户家庭里，对长者的尊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父子谈话时即使二者均已衰朽老残，晚辈也从来不得出格。当时，如果我不那么拘礼，而能随心所欲，肯定会唱出一首对农业女神塞莱斯的赞歌。周围一片美景，令我想到她无与伦比的业绩和荣光。呵！多迷人的乡野！我们的车在路上疾驰。漫卷起尘土，两边是葱茏的草木，在魔幻的天空

下凝碧泛绿。左近，壮实的加龙牛在田里拉着笨重的步犁，翻掘泥土，或拖着颇似高卢武士驾驭的那种四轮车。阳光洒在黑白驳杂的一对对牛角上，色彩斑斓耀眼。远处，沿着神奇的塔恩河谷，缓坡上树茂花繁，清晰地映衬在永恒的碧落中。玉米已经长高，从地里传出一阵阵捉摸不定的窸窣声，间或还能听见人的话语。

“是呵，是呵！丰收在望，但愿这长势能持续下去。”父亲识农务，喃喃低语，一边审视着周围的大片庄稼，象是在低谷，或者是高坡上瞥见了一座孤零零的村庄。

我一声不吭，默默享受着一个少年心中油然而生的，既难言又撩人的快乐，还不时动情慌神地用灼灼的目光盯着一个勤劳的农家女。她皮肤黧黑，汗水直淌，正含情脉脉地朝着一旁的年轻农夫微笑；后者身材粗壮，正在不懈地耕地、刈草。

“喂，该下车了，孩子！瞧！这眼前就是邪乎的妖女坡。你不知不觉就会中魔。快下车！咱们的马累得直呼哧，象得了喘病一样，该让它歇口气了。”

确实，倘若巴黎被众人视为世界第八奇迹的话，依我看，这妖女山堪称第九奇迹，尽管流言责备我对她过誉了。从山巅一眼望去，可以瞥见绵亘的比利牛斯山脉终年积雪，在南方炎热的穹隆里闪光。其间，伸展着一片辽阔的平原，由加隆河的碧波和阿韦龙河的黄水，以及含铁质颇丰的塔恩河并行灌溉，直至穆瓦萨克城。

“孩子！”行至山脊，父亲满怀赤子之情，环顾家乡的壮景，不禁叹道，“噢！请相信，我曾云游四方，但从来没有，

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美妙的景色！”

可爱的父亲心地善良，曾一度离家远去，没想到今朝能重返故里。我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默默地又爬上了那辆相当原始的马车。父亲一坐定，我们就又飞马加鞭，进入了弗朗塞兹辖区的一片富饶宽广的高地。

“瞧呵！爸爸，前面园丘上那座奇形怪状的黑色塔楼上有雉堞，常有不少外地游人来观看。那就是冉加德古堡的遗迹吗？”

“对啦！”

“一片废墟！”

“是呵！不过，你瞧！古堡旁边的谿谷里垂柳依依，茂密的树叶在阳光里象银片似的闪闪发亮。孩子，你再往浓荫下的那块稀空地深处看！那儿不是露出一个红屋顶和几扇蓝色的外板窗吗？”

“呵！真漂亮！”

“当然漂亮喽！好，咱们一会儿就到那里停下。我的老朋友伊莫夫不知该会多高兴哩！”

“伊莫夫？”

“厄罗日·伊莫夫，恶妇村的大胡子！就是他在家里等着咱们哩。”

“恶妇村，怎么起这么个怪名字？”

“人们都这么称呼。那是个破败不堪的荒村，有两股溪水从山谷流到那儿。据说，从前住过一个女巫，因此得名。”

“一个女巫？”

“噢！今天在法国，象你这样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再信巫术了……毫无疑问，你们是有道理的。”父亲笑着又说，“可是，从前人人都信邪。我至今还记得伊莫夫在巴黎讲的那些让人听了就做恶梦的故事。我们原先在一个工场干活，形影不离。现在，他来这山谷里定居了。是呵，我的少爷！当年我跟伊莫夫一起在塞纳河畔的葛莱沃广场神聊。我俩一起当工匠，快活得很，什么都能适应。不过，那时如果有个巫师预言我俩有朝一日会当农夫，我和伊莫夫准会付之一笑的……我们这些久住京城的人，最后沦为乡巴佬！呵！见他妈的鬼！我们反抗奇迹之子的最崇高的祖父陛下，跟他的瑞士卫队交火时^①，哪会想到这个……”

“嗯？”

“请原谅！孩子，请原谅我的激动！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向你解释一些事情。等你到了那个年纪，就明白了……呵！见鬼！我一想起那鼎沸的场面，就看见国王怎样被轰下了宝座！没的说，我在场来着！孩子，你放心，将来会轮到你去蔑视那帮专制君主的。我切望你能象自己的先辈一样与他们拼搏，不愧为长裤汉^②的子孙。你要做一个爱国者，维护人权，抛弃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信奉者，

① 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巴黎民众奋起推翻了国王查理十世。

② 长裤汉：法国大革命时贵族对革命党人的称呼，因后者废弃短裤，个个穿长裤的缘故。

我们用注射器
来标榜自己；
我们用注射器……

我的慈父看来情不自禁，完全沉浸于回忆之中，竟至忘形地在我面前哼起了多少有点儿放荡的爱国歌谣。当初，在“光荣的三天”^①之后不久，巴黎大街小巷到处传唱这类小曲，元帅洛勃伯爵^②恰在那时大大出了风头。

“嘿！”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喊道，“咱们就象还在1830年。打倒路易——腓力普^③和他的消防队长，水族将军穆通！”

听到这意外的招呼，我们猛抬起头，在大车风尘仆仆，小心踏上一条小道时，远远看见一个花白胡子的乐天派。他穿着一双沉重的木鞋，匆匆前来，伸开双臂迎接我们。

“呵！”父亲跳下车，说，“除非我花了眼，这不就是坚守圣梅里修道院^④的老战友嘛！”

“正是本人，身心健在。”来者应道，“赤毛，别来无恙！”

“身体好极了。你呢？”

“老当益壮！”

① “光荣的三天”：指1830年7月27—29日，巴黎民众攻下土伊勒里宫。

② 洛勃伯爵：即乔治·穆通(1770—1838)，被“七月王朝”封为元帅。

③ 路易——腓力普：法国国王，乘1830年革命登基。

④ 圣梅里修道院位于巴黎勃堡附近，1832年6月共和派起义，最后在此据守。

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孩子一头金发，真可爱！”乡下人亲吻我，问道，“想必是老弟的种喽！”

“是我的独生子，领来给你看看。”

“去年在蒙托邦见过，一下蹿这么高了。”

“可不，这娃娃穿我的靴子都嫌小了！”

“是呀！”

“他往上长，可咱们，咱俩往下缩，我可怜的伊莫夫！”

“唉，你别胡思乱想啦！精神好，就越活越年轻。让忧郁症见鬼去吧！咱们还要象过去在巴黎的高地上那样呼喊：烧炭党人万岁！”

两个老同行，老战友都是“七月革命”的斗士。他们一同回忆起亲身经历的，已经用金字载入祖国史册的光荣时日，肩并肩地在马车前边走边聊，而那匹胸甲骑兵团的老战马现在成了平民温驯的驮畜，似乎颇感慰藉。

“地上有道裂缝！”我坐在车上喊道，“爸爸，你快把马拉住！”

“别怕，孩子！”父亲的老友立刻回答，一边帮助我们的马越过路上的大水坑，“过了这个障碍，就顺畅了。离我们家也不远了。瞧那儿……”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见一堵厚厚的围墙中间，敞开着一扇带氧化铁条的橡木大门，墙头枝叶荫庇，一直悬垂到我们路上的，几乎难以通行的小路。我们朝前走，最后到了目的地。

“这儿就是恶妇村吗？”

“此地是农舍，村子在那边儿。看那后面，沼泽地里一片山毛榉林，高大的树冠触到了冉加德古堡的基石。原先，一群人面秃鹫在本地盘旋，就以那堡垒为巢穴。你们爷俩从蒙托邦远来，快进庄里歇歇，千万别见外。瞧过地狱，该看天堂了。”

“呵！”我父亲停在农庄门坎，说，“我看，庄里确实比外边儿吸引人……神圣的上帝！树荫下嫩草繁茂，或许还庇佑过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哩。这一泓清水，美得就象威尼斯的明镜。”

“嗨！咱们进庄去吧！……”

三人于是同步走在车前，伊莫夫居中，慢慢走上一条切分着如茵草地的沙径。一些奶牛带着犊子，散乱地出没在绿野里；旁有牡马、母马，后面跟着十来头雌驴，各领幼驹，还有一大群绵羊、山羊和猪。马领驹子腾踏嘶鸣，一受人惊，就箭也似地飞奔而去，在荫庇着丰饶牧场的橡树林里惊起一群鸭子和鹅，惹得它们呱呱乱叫，扑进两湾澄澈的湍湍溪水里。溪边，荆豆丛生，从中突然飞出一只只鸽子，在我们目光的追逐下落到一座奇特的四层建筑上。那房的两翼是堆满农具的大仓库，围成一个四边形家禽饲养场，其中多树，栖息着雉、大鸨等许多禽类，还有林兔和穴兔，以及成千只鸡。雌鸡种类繁多，产地不同，羽毛颜色各异，雄鸡肉冠鲜红，羽毛金灿灿的，一个个引吭高歌，神气活现。

“嗨！”父亲心醉神迷地叹道，“真的，这儿神极啦！见鬼！眼下不是诺亚方舟吗？”

“正是。”

“天杀的！……就缺老族长了。”

“嘘！”伊莫夫低声暗示。“瞧！他过来了。”

“在哪儿？”

“那儿！往你身背后看，在绿篱中间，接骨木的浓荫下。”

周围树丛里传来低沉的翅膀拍击声和一阵嘈杂的，不知是兽嘴，还是鸟爪的声响，我们吃惊地回转身去，透过茂密的林木，看见了老族长。

“是他吗？”

“就是他！”

老族长拄着一根硬实的荆杖，弯着脊背，在畜群中仰面走着，嘴唇微微颤动，蹙额思索。八只，还是十只小绵羊，差不多数目的小山羊，一头牛犊、几头猪崽、好多家禽，一群珠鸡和火鸡，几只公鹅，一头驴、两只猫及三条狗簇拥在他身后，有的一擦而过，有的轻轻蹭几下，或者用舌头舔舔他；几只麻雀栖止在他头顶，白鸽和乌鸦叫着，环飞其上，似乎形成了一个无冠之冕……

“见鬼！上帝有什么神通？这位族长才称得上是魔术师哩！”

“可他是个凡人！”

“嗯？”

“他是我的外叔祖，就是那个宠爱我的外祖母的兄长。人们都唤他‘路加大叔’。”

“他有多大岁数了？”

“九十三。”

“到了这般年纪，谁都多少有点儿魔力。老弟，说真的，你过去跟我们谈过他。我不怀疑这位可敬的长辈曾经施展过魔法……”

父亲是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可是我非常害怕，紧贴着他的身子。因为，那老者方才只露个侧影，此刻却靠在一棵皮已剥落的桦树干上，正面朝着我们。

“喔！小的们，见鬼啦！”父亲喃喃道，“这不朽的老翁真让人迷惑不解，至今还这么硬朗！”

确实，路加大叔的形象楚楚动人。他身穿飘逸的哗叽男短裤，腰间勒了三箍绳子，无袖皮上衣钉着金属钮扣，山羊皮便鞋象加拿大土著用鹿皮缝制的一样。此翁活现出一个已经终结了的时代，其容貌象衬托他的荒诞兽群那般古怪：颈项如雄牛，四肢骨骼突兀，体形矮壮，肌肉发达，人虽近百岁，但浑身是劲儿，显露出不可名状的粗犷和难以言传的野性。可惜，这个封建时代健美农人的典型被一种可怕的畸形破了相。他的额上覆盖着一绺红褐色浓发，颇似野牛，或者已经绝灭的原牛的鬃毛，两鬓已苍，一只明亮的蓝眼睛炯炯有神，而另一只却暗淡无光，暴露出绿、蓝、黄三种色纹。眼珠脱眶而出，在充血的上下眼睑之间晃动，看来非常可怕。不过，尽管那令人厌恶的伤疤使他永远失去了美貌，变得象蛇发女魔一般狰狞，但这庄稼人面皮白净，虽饱经风霜，但却十分坚强，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美感。这鲜明难忘的对照

令你想到猛兽狠咬牢笼的神态或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在歇息时的表情。

“您好，爷爷！您好！”

听见他姪孙的声音，外叔祖抬起头，润润嘴唇，皱了皱眉，慢腾腾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就又象来时那样，由一群飞禽走兽前呼后拥着走开，给人一种吉凶难卜的印象。

“喏，他的相貌并不怎么滑稽。”老者的影儿一晃不见，我父亲忍不住开言道，“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这话可算说对了。”东道主庄重地回答，“你想想看，就连我，快二十年了，也只见他开过一次口。”

“嗨！你跟我们开玩笑……见鬼！他满肚子苦水不吐出来，真稀罕，难道成了哑巴？”

“不是的……除非他最近哑了。因为，我父母在世时，他可不哑。噢！一点儿不哑。我敢说，他口齿比谁都清楚。”

“喔，是真的呀！恕我好奇，他那天跟你扯什么来着？”

“倒没扯什么。不过，我颇受震动。那是我回村落户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全家人正坐在那边的大榆树下听我讲怎样周游了法国。自然，得谈谈我们工人在京城里怎样让阿尔芒·德·波里尼亚克^①那帮先生们跳了加沃特舞和小步舞。那场景，你赤毛老弟无疑都该记得的。

“‘该死！’路加大叔突然喊道，‘孩子，必须消灭那帮贵族，砍掉国王的脑袋……’说着，他做了个伐木者砍树枝的手

^① 阿尔芒·德·波里尼亚克：(1780—1847) 法国亲王，他签署法令，导致了1830年革命的爆发。

势，让众人胆战。唉！我可怜的父亲赫米早逝了。可那天当晚，他挤牛奶时还对我说：‘孩子，留神些，别再当着叔祖的面谈你 1830 年的小革命，那会使他想起 1793 年的大革命，心情过分激动，当心！……’然而，嗯，朋友们！别再刨根问底了！我是不可能满足你们的，正象勒德律·罗兰^①不是滑稽木偶，巴尔贝斯^②不是贵族一样。更多的底细，我就知道了。”

说到这儿，善良的伊莫夫打住话头。他脸色阴沉下来，默然若有所思，将我们引到一个睡莲池塘前。周围开着葛兰花，青苔如茵的塘边似乎被什么野兽践踏过。

“这儿，就在这块未开垦的，草木丛生的土地上，曾座落过一所茅屋，住过我的许多亲人；他们世代代，从生到死都是农奴，给冉加德古堡里的主人当仆从。今天，世袭花园已成为废墟，残垣断壁还立在我们面前。离那儿两三个步枪射程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家主每日静坐的土丘。”

这番自然流露，象在继续刚才的隐情，引我们爬上了左边的翠岗。从那儿放眼望去，但见阳光里显出一个石头幽灵，面目可憎，顶上烟雾缭绕不绝。

“看上去象座坟墓，对吗？”

“正是一座坟墓！”

眼下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倾斜园丘，黑岩嶙峋，荆棘蔓

① 勒德律·罗兰：(1807—1874)法国律师，普选制的倡导者。

② 巴尔贝斯：(1809—1870)法国政治家，1848 年任“人民代表”，后流亡国外，死于海牙。